

# 文人與戲曲——論程嘉燧的戲曲活動

張麗娟

**摘要：**歷來學界研究只關注程嘉燧（1565-1643）作為布衣詩人與畫家兩個角度。實際上，程嘉燧還擅音律，好觀劇，其頻繁觀劇聽曲的日常在觀劇詩中得到集中表現，並體現了詩歌、繪畫、曲樂三者的異體融通。程嘉燧頻繁觀劇聽曲，根源於其自身知音律、好觀劇、可唱戲，又依託於晚明宴飲之風所提供曲樂活動的條件。探究程嘉燧的戲曲活動，有利於多維、立體地審視這位布衣詩人，同時也有益於認識晚明大背景下江南文人的宴飲生活狀態。

**關鍵字：**程嘉燧 觀劇聽曲 宴飲

## A Study On Cheng Jiasui's Opera Activities from the relation of Literati and Chinese Opera Perspective

ZHANG Lijuan

**Abstract:**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Cheng Jiasui (1565–1643) have been mainly focused on his identity as a commoner poet and as a painter. In fact, Cheng Jiasui was also well versed in music and theatre. His daily engagement with opera and musical performance is prominently recorded in his poetry about theatre observation, which embodies an integration and interplay in his distinct art forms of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drama. Cheng Jiasui's frequent participation in theatrical and musical activities was rooted in his own musical competence, his passion for opera, and his ability to perform, and was further enabled by the culture of social banqueti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ich provided ample samples for such pursuits. The examination of Cheng Jiasui's opera activities not only allows for a more multidimensional and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is commoner poet, but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banquet-centered lifestyle of Jiangnan literati in a broader context of the late Ming Society.

**Key words:** Cheng Jiasui; Theatregoing; Social Banqueting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年度項目（青年項目）“明清徽州家族戲曲文獻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5CB211。

【作者簡介】張麗娟（1994-），女，福建莆田人，暨南大學古代文學博士，莆田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古代小說戲曲。

明末著名的布衣詩人程嘉燧（1565-1643），<sup>①</sup>安徽歙縣人，曾遷居嘉定，晚年定居安徽休寧。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多次提及程嘉燧，而程嘉燧與錢謙益的關係在明代詩史上是重要的話題，何宗美認為“如果沒有程嘉燧，文學史上堪為一代宗主的錢謙益則無疑將是另一番情形”<sup>[1]</sup>，申明了程嘉燧對錢謙益詩學觀念的重要影響，及其在晚明詩學流派形成中的重要意義。儘管近年來學界逐漸重視程嘉燧，但相關研究主要集中於其詩歌、繪畫成就及他與明末士人的交往等方面。<sup>②</sup>而在程嘉燧的觀劇詩和文章中，呈現出程嘉燧日常生活及親友往來中有著十分頻繁的觀劇聽曲活動。戲曲活動作為程嘉燧社交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充當其與晚明文士互動的媒介存在，並未見專題研究。

程嘉燧好征歌度曲，反映了戲曲作為晚明文士日常生活的調劑，並且程嘉燧觀劇詩創作自覺融通詩歌理論，是晚明戲曲與詩學互滲的典型體現。此外，程嘉燧戲曲活動的記錄，對補充晚明戲曲史的書寫頗有裨益。程嘉燧作為晚明極具代表性的布衣文人，其戲曲活動主要集中於嘉定一帶，典型呈現晚明下層文士生活雅俗交融的一面，為我們思考晚明戲曲潛入文士生活語境提供多維視角。因此，對程嘉燧的戲曲活動加以考察，不但讓我們對其人完整的認識，而且可對晚明文人的生活狀態提供更為全面的認知。

## 一、觀劇為程嘉燧的生活日常

程嘉燧是安徽歙縣長翰山人，乃徽州程靈洗四十三世後裔，<sup>[2]</sup>遷居嘉定，晚年歸休寧。<sup>③</sup>其祖父和父親皆以經商為業，<sup>[3]</sup>父輩的財富積累保證了程嘉燧享有一段時間的富裕生活，婁堅曾這樣描述他的家庭條件：“君家庖饌出須臾，能使吾曹興不孤。若待兼珍才下箸，何如鬥酒便呼盧。”<sup>[4]</sup>但到後期父親去世，<sup>④</sup>程嘉燧擅詩文卻不善營生，家財散盡，逐漸靠友人接濟度日。然而他並不因經濟之艱而窘迫，反而以隨性瀟灑而得名，且“尤喜清歌”<sup>[4]19</sup>，作為嘉定曲壇重要的參與者，與當時諸多名士交友，常與友人宴集觀劇聽曲，有著豐富的戲曲活動。

與程嘉燧關係最好的當屬錢謙益，錢謙益對落敗後的程嘉燧多加資助，二人關係甚深，經常在一起征歌度曲，攜伎悠遊。在《耦耕堂集》詩集卷上，程嘉燧題有《和牧齋觀劇四首次韻》，詩中記有崇禎五年壬申春和錢謙益在嘉定觀劇的活動，見《和牧齋觀劇四首次韻》：

<sup>①</sup> 清初王士禛編選了程嘉燧、吳兆二人作品的選集《新安二布衣詩》，得“布衣詩人”之稱。

<sup>②</sup> 張義勇曾對程嘉燧的繪畫進行專題研究，見《程嘉燧的繪畫與應酬活動關係研究》，南京藝術學院碩士學位論文。

<sup>③</sup> 關於程嘉燧的籍貫，有休寧和歙縣兩說，筆者經閱讀程氏詩文集集中的資料，如：“吾宗自晉、梁以來，忠賢代興，自盛國始遷長翰，已十餘世”等，進而筆者贊同歙縣說。

<sup>④</sup> 萬曆十四年丙戌（1586）“昔先君之終，亦僅五十有九。”時程嘉燧 22 歲。（明）程嘉燧：《松圓偈庵集》卷下《慰懼起田》，《程嘉燧全集》，沈習康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373 頁。

其二：征歌排日鬥妝新，買笑留歡不計旬。傾國總今堂上豔，逢場曾作座中人。玲瓏爭上尚書醉，啄木誰言學士貧。省識春風向來面，殢人宜喜復宜嗔。

其三：燭下邀來偏巧笑，曲終不見只顛狂。迷花未散常傾曉。和雪難教更引商。浣處似聞遺石在，相逢或恐是同鄉。（小注：女郎自言練祁江人。）

其四：萬金一曲藝偏殊，誰效工嘖學步趨。水上盈盈逢洛女，桑間冉冉見羅敷。腰肢結束元難有，楊柳風流得似無。瞥眼繁華易惆悵，可如丈室對疏無。[5]419

程嘉燧經常去友人家觀劇，如程嘉燧的嘉興友人劉鼎孫之母六十大壽之日，劉氏家族為劉母康氏祝壽在家族中陳戲多日，程嘉燧有幸與其族人共同參與此戲曲盛宴，<sup>①</sup>見證了劉氏家族戲曲活動的盛況。其《劉母康氏碩人六十壽序》言：“長卿又荀日置酒烹羊炮羔，設屏幾帷幌之觀，鑼鐘鼓陳優伶之樂，以燕其族人，如是者彌旬日而不厭焉，可謂盛哉！”[5]268

文人宴集中時有美人相伴，柳如是參與的嘉定集會也頗受歡迎，許是因為私人情愫的原因，<sup>②</sup>程嘉燧對柳如是赴宴嘉定的情景印象頗深，曾據回憶作《朝雲詩》（《耦耕堂存稿》）云：[6]

其一：城頭片雨浥朝霞，一徑茅堂四面花。十日西園無忌約，千金南曲莫愁家。林藏紅藥香留蝶，門對垂楊暮洗鴉。揀得露芽纖手淪，懸知愛酒不嫌茶。[5]433

這裏的“南曲”，陳寅恪認為是乃參用《李娃傳》，實為南國。而近來有學者提出新的一種解釋：“所謂‘南曲’是當時情景之實錄，指此次宴會中所演唱的著名南曲劇目《琵琶記》。”[7]即柳如是曾在嘉定文人聚會時，演唱戲曲《琵琶記》，其中的觀眾也包括程嘉燧。

程嘉燧很關注舞臺上的伶人群體，尤其尊重知名伶人、曲師，常嘆服演員的伎藝，感慨他們的演藝人生。《聞歌引題畫新柳贈歌叟徐四》（小注：南曲以單題柳為冠。廿年前遇金壇馬曲師，曾傳其槩。又嘗聞趙五、黃二輩歌。徐生在廣陵，秋夜歌此，情事感動，含嚙吐納。十一月十三，季康適至，邀集曲中，復請唱此。曩許為作圖，兼書此引）。詩曰：

元詞舊數窺青眼，時曲新翻歌漸罕。閑中著意教人難，聲外加工聽自懶。曾傳點拍粗解聽，江城聞罷空惺惺。似禁楚女腰肢瘦，如見蕭郎眉眼青。悠揚逐夢風前縷，擷落飛花水上萍。別來無處向人道，年少兒郎自矜好。倡樓社裏人已非，（小注：吳北海、黃問琴。）相國園中客俱老。白頭最是可憐人，濯濯新圖為誰掃？沉吟理曲忽沾纓，憶著風流被君惱。

<sup>①</sup> 雖文中未直接說明程嘉燧在宴中，但程嘉燧敘述演戲場景如此細緻，必然前來祝壽並參與觀看了劉氏的家樂。

<sup>②</sup> 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微妙提及程嘉燧對柳如是愛慕之情。

邗江舊侶來月明，重向紅樓歌一聲。何處老翁能此曲，霜天燭下啼新鶯。囀聲自覺無橫笛，放搊還疑有鳳笙。渭曲灞陵渾在眼，暮雨斜陽陰復晴。迷樓一望無窮樹，端倚愁中卻盡生。

詩前小注提到南曲中以柳為名的曲子，歷來名師多有演唱過，作者也聽過不少。隨著人事變遷，其中如吳北海、黃問琴等演唱過此曲的曲師皆已逐漸年老。今有歌叟徐四演唱亦極動人，後來好友季康來做客，曲中宴集，作者再次邀請徐四演唱此曲。詩特以“何處老翁能此曲，霜天燭下啼新鶯。囀聲自覺無橫笛，放搊還疑有鳳笙”來誇徐四所唱之絕，並為其題畫相贈。

再有趙五老是晚明的昆曲名家趙瞻雲，<sup>[8]</sup>程嘉燧也聽過他的唱曲，聞知其過嘉定，慕名前來學習，有詩《聽曲贈趙五老》（四首）云：

其一：菊花閣裏殷勤唱，（小注：王同伯家。）芍藥園中仔細聞。（小注：南相公家。）此後但逢歌曲伴，何曾聽罷不言君。

其二：好友相邀不用催，況聞君到我須陪。茶香酒辣渾閒事，且趁朝涼聽一回。

其三：紛紛酒事少心情，只辦停杯鬥耳明。翻恨聽時心太切，歸來摹得不多聲。

其四：逐調安排見典刑，緣情巧妙是心靈。寄言度曲紅顏子，白卻髭須始解聽。<sup>[9]</sup>

據詩中所述，趙瞻雲經常受邀在王世貞（王同伯父）、王錫爵（相公）家演唱，程嘉燧自己也慕名多次前往觀賞，最後一首詩高度誇讚趙瞻雲演技聲情絕妙，且曲中頗有深意，非至白頭不可解。再如“雪浪”卷九《曲中聽黃問琴歌分韻》八首，描述了曲師黃問琴的戲曲活動，詩有“梁間三日餘音在，偷得新腔遍狹邪”、“哥郎酒客盡知名，畫燭紅妝作隊迎”等語，極盡美言誇讚黃問琴的曲藝。程嘉燧的觀劇詩中屢次提及黃問琴，顯露其對黃問琴曲藝的認可，這也是對曲師黃問琴的有力宣傳。

再有，程嘉燧曾觀梁五演劇並題詩記錄，戲曲伶人梁五中年之後開始學戲曲，所學為昆曲，學成之後伎藝高絕，得到程嘉燧的極高評價。此詩見《次宋大韻即事與梁五四絕句》三首：

中年百事欲埋名，腔拍差池本領生。不信佳人偏識曲，願稱弟子學新聲。

來禽半鬻手分嘗，風裏唇脂對口香。教就魏郎零落譜，瓊花台下漫《霓裳》。

莫論肉響勝絲弦，含態含嬌剩客憐。打嗓一聲堪叫絕，須知妙處不關傳。<sup>[5]432-433</sup>

程嘉燧觀看高文倩的戲曲表演感受頗深，有詩云《戲效長慶律體即事與高文倩》：

蛾眉蟾月兩嬋娟，憶遇如花勝會仙。近逐歌喉須闖席，遙開笑靨待過船。燈前墜馬妝仍

好，酒後驚鴻態更偏。才調直欺文字飲，風騷橫逞士夫筵。閑偎釧跡圓留面，戲劇鞋痕曲印肩。並背銀缸和影坐，對攏香袖熨寒眠。曾教狂客宵撾鼓，愛著妖童夜輓弦。笑語偷分鸚舌巧，齒牙明鬥貝光鮮。隨車每及霜垂地，送棹何辭雨滿天。累月朱門添酒宴，連朝彩筆廢詩篇。邀來便覺歡無價，憶卻方知會有緣。斷送半生心似鐵，被君賺作有情顛。

此詩乃效仿長慶律體，即效仿白居易的《琵琶行》，意在讚美戲曲伶人高文情的絕佳伎藝，暗含同情之意。當然，作者更是以“斷送半生心似鐵，被君賺作有情顛”強調高文情的藝術魅力。

總之，文人宴集時觀劇聽曲是明代時興之風，而程嘉燧也是其中一員。程嘉燧頻繁參與這種宴集，觀看了大量戲曲表演，對當時曲壇的情況頗為熟悉，包括時人的家樂，知名的曲師和藝絕的演員等都有所瞭解。而這些都反映在程嘉燧的觀劇詩中。觀劇詩是程嘉燧詩歌創作的重要內容。<sup>①</sup>觀劇詩不僅反映程嘉燧的觀劇日常，也從詩歌這一載體呈現程嘉燧的曲論觀點，下文將從觀劇詩的角度深入分析。

## 二、觀劇詩——程嘉燧戲曲活動之見證

程嘉燧的日常生活交際中有著十分頻繁的觀劇聽曲活動，主要以觀劇詩的形式記錄下來。據筆者統計，<sup>②</sup>程嘉燧的觀劇詩多達 30 首，通過程嘉燧的觀劇詩可窺見晚明嘉定之地宴飲活動的曲樂之相，亦可探究此類詩歌的寫作程式。

程嘉燧留下大量觀劇詩文收錄於《松圓浪淘集》和《耦耕堂集》中，見下表例舉：

表 1 程嘉燧觀劇詩例舉

序號	觀劇詩	收錄
1	《送婁兄子柔赴京兆試三十二韻》	《松圓浪淘集》“涉江”卷一
2	《題女郎陳八扇》	《松圓浪淘集》“山樓”卷三
3	《舟夜伎飲同子柔即事》	《松圓浪淘集》“蓬父”卷四
4	《疊韻即事呈同席》	《松圓浪淘集》“空齋”卷五
5	《送張伯美吳門學繪事三首》其二	同上
6	《泛舟席上題扇與伎》	同上
7	《聽曲贈趙五老四首》	《松圓浪淘集》“咏古”卷六

<sup>①</sup> 本文將程嘉燧詩歌中涉及觀劇資訊的相關詩作皆視為觀劇詩。

<sup>②</sup> 筆者據《程嘉燧全集》為主進行的統計。

8	《戲效長慶律體即事與高文倩》	同上
9	《再過樓上看桃花即事與伎》	同上
10	《載伎重遊王潭馬砦岩》	《松圓浪淘集》“溪堂”卷七
11	《曲中聽黃問琴歌分八韻八首》	《松圓浪淘集》“雪浪”卷九
12	《流波館聽去曲送客短歌分梁字》	同上
13	《吳興吳允兆臧晉叔席上同汪仲嘉諸君分韻送景升》	同上
14	《秦淮水閣歌送潘景升兼訊子荊》	同上
15	《十八夜將別，忽部中奏樂有善撾鼓者送留飲至夜分》	“遇琴”卷十
16	《雨中過張魯生清夜聽曲》	《松圓浪淘集》“春帆”卷十三
17	《松寥僧房清夜聽曲和等慈師三首》	《松圓浪淘集》“松寥”卷十四
18	《聞歌引題畫新柳贈歌叟徐四》	《松圓浪淘集》“吳裝”卷十六
19	《雪中浮白齋觀伎》	《松圓浪淘集》“易水”卷十七
20	《即事》	同上
21	《八月十五侯服長邀泛舟觀伎即事》	《松圓浪淘集》“嘗甘”卷十八
22	《春暮水邊觀伎作》	同上
23	《再過孫子喬松韻堂即事》	《耦耕堂詩集》卷中
24	《和牧齋觀劇四首次韻》	同上
25	《贈徐君按曲圖歌》	同上
26	《朝雲詩》	同上
27	《今夕行，甲戌七月，唐四兄為楊朝賦七夕行，十二夜復過餘成老亭。酒酣，乘月納涼舍南石橋上，絲竹激越，賞心忘疲，因和韻作此。》	同上
28	《戲和徐爾從遣散歌兒》	《耦耕堂詩集》卷下
29	《西湖逢曹莘野話舊》	《耦耕堂詩集》卷下
30	《酒間李翁題詩與歌兒》	上海圖書館藏《浪淘集》卷三

由表 1 可見，程嘉燧的觀劇詩主要涉及到兩人以上的觀劇環境，集中反映出交遊內容：包括文士間的交遊、文士與伎樂伶人交遊，文士與曲家的交遊以及以上諸多群體的交遊等。<sup>[10]</sup>這也反過來印證晚明觀劇詩的產生極大依託於宴飲酬唱。同時，也揭櫫觀劇詩作為重要的社交媒介，具有歷時傳播戲曲的功能。

具體而言，首先，程嘉燧的觀劇詩記錄了晚明時期嘉定文人交往時多以戲曲助興的歷史事

實，尤其攜伎遊玩是宴會助興常備，《松圓浪淘集》卷八《送滕子》題下注：“嘗同叔達、孺穀載伎飲竹中”。<sup>[5]102</sup>詩作如《載伎重遊王潭馬砦岩》：“誰掃青天屏障出，獨搖紅粉酒船來。”<sup>[5]87</sup>《泛舟席上題扇與伎》：“邀得紅妝消別恨，曲終無奈翠眉愁。”<sup>[5]88</sup>《八月十五侯服長邀泛舟觀伎即事》：“曉雨長須踏徑蓬，載將歌舞款衰翁”等。專門描寫伶人的如《再過婁上看桃花即事與伎》：“遲日才開妝面鏡，曉風先動舞衫羅。歡心宛轉流鶯說，酒態妖嬈細馬馱。”<sup>[5]82</sup>讓我們看到伶人動人的表演和妖嬈舞姿。此外程嘉燧的觀劇詩也記錄了個別伶人的身份信息，如《耦耕堂集》詩集卷上《和牧齋觀劇四首次韻》小注標示道“女郎自言練祁江上人”<sup>[5]419</sup>，即該女伶為嘉定人，可見其對伶人的留心。

而明代文人對戲曲藝人的態度沒有明顯的邊界，伶人很容易在宴中表演伎藝之後以色侍人，如《酒間李翁題詩與歌兒》：“春城小雨淨遊絲，小閣聽歌楊柳枝。曲終餘豔容誰顧，酒畔輕愁不自持。主家花月窮歡飲，月舞潛移紅燭寢。劇罷慵拋假髻妝，邀來誤抱青衣枕。白門柳色暗於塵，公子香車逐暮春。隨車若過長干里，日宴花叢妒殺人。”<sup>[5]597</sup>而詩中程嘉燧卻沒有表露同情、批判等意思，這種近乎客觀的描述和平靜的語氣，加上末句“隨車若過長干里，日宴花叢妒殺人。”都反映出這樣的事情在當時文人宴飲中再平常不過。

程嘉燧的觀劇詩也反映了不少明代家班的信息，其結交的好友有諸多蓄養家班者，比如常熟徐錫允家蓄昆班，深得程嘉燧推崇，曾與錢謙益前往觀劇。作詩《戲和徐爾從遣散歌兒》（同牧齋次韻）其一云：“稚齒新班出畫屏，華堂荀夜已周星。”（小注：初教成時，載酒侍郎第，同觀扮演，皆有長歌。）其二：“扇底輕圓掌上颺，黃金教盡又何妨。霓裳仙樂拋空外，白璧明珠委道旁。華月不知歌席換，彩雲猶作舞衣揚。”<sup>[5]463</sup>有錢謙益《初學集》卷十詩《[崇禎五年]仲夏觀劇，歡宴浹月，戲題長句，呈同席許宮允諸公》《次韻和徐二爾從散遣歌兒之作二首》相印證。程氏詩中這些家伶得到徐錫允專門指導，並且早在徐氏家樂初教成之時，程嘉燧就觀看了其精彩的表演。程嘉燧對徐氏家樂的記錄還有《贈徐君按曲圖歌》：

君家歌兒動心魄，半齣已覺魂惺惺。暗思沉吟還絕倒，恰似看花被花惱。空惹癡狂氣味存，難遣歌詞風格老。九齡十齡解音律，本事家門俱第一。黃口天教與擅場，白頭自歎曾入室。金陵洞房<sup>①</sup>今老大，柘湖歌臺久蕭瑟。（小注：秦淮汪景純、雲間何柘湖家並有女樂。）

[5]425

<sup>①</sup> 筆者按：洞房這裏是指舞臺，代指戲曲演出。

詩中稱讚徐錫允的家樂技藝動人心魄，據詩可知，這些家樂演員幼年就精通音律，並且師承有名，進而程嘉燧評價徐錫允的家樂在金陵地區可以排第一。而錢謙益《冬夜觀劇歌為徐二爾從作》詩中也對徐氏家樂的女伶年齡做了具體描述：“氍毹蹴水光盈盈，繡屏屈膝圍小伶。十三不足十一零，金花繡領簇隊行。行列參差機體輕，宛如魁壘登平城。”<sup>[11]</sup>二詩相互印證，共同揭示徐氏家樂大致是十歲出頭的年齡信息。當然，結合這首詩的小注也可以看到，程嘉燧的觀劇詩對文人蓄養家樂的關注，比如其對汪景純、何良俊的家樂都有所瞭解。《耦耕堂詩集》卷下亦有《西湖逢曹莘野話舊》其一：“廢苑荒臺楊柳生，曾將豔曲教傾城。畫扇鈿衫今誰在？無限西園坐客情。”<sup>[5]452</sup> 附有小序記，道：“丁卯在金陵汪景純舊館教歌妓”<sup>[9]24a</sup>。感慨昔日汪景純的家樂受到曹莘指導，聲名遠揚，惋惜如今不可再見。

其次，程嘉燧的觀劇詩中留下諸多戲曲活動家的身影，如與錢謙益相會之時，多有征歌度曲之事，上文已經提及個別。又如《松圓浪淘集》卷九的《吳興吳允兆臧晉叔席上同汪仲嘉諸君分韻送景升》：“巧笑多新劇，同心托古懽，簪裾分日盃，衣帶授時寬。獨有含毫客，懷鄉賦別難”<sup>[5]312</sup> 詩中記錄了潘景升臨別金陵與諸友觀劇之事，其中除了新安曲家潘之恒，還包括當時江南的曲家吳允兆、臧懋循以及以好曲聞名的徽人汪道會等。再有《今夕行，甲戌七月，唐四兄為楊朝賦七夕行，十二夜復過餘成老亭。酒酣，乘月納涼舍南石橋上，絲竹激越，賞心忘疲，因和韻作此。》專為與程嘉燧齊名的嘉定四先生之一的唐時升而題，記錄甲戌七夕相聚賞月聽曲之美事。

除此之外，明代也流行追求新曲時尚，對於知名曲家的曲作格外追捧。程嘉燧的好友張彥，字伯美，新安人，明代詩人，亦善畫，二人交情甚深。程嘉燧贈詩送別張彥前往吳門學畫，作詩《送張伯美吳門學繪事三首》其二云：“趙老新歌世莫傳，對君合曲每相憐。吳趨最有時新調，珍重吹簫向酒筵。”<sup>[5]61</sup> 詩中提到曲師趙五老新歌難得一聽，也是張彥所愛，面臨離別，程嘉燧便投其所好，勸慰他吳門有諸多新調可聽，頗有“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的意味。當然這裏也揭示出吳地作為明代最為繁華的都市，其戲曲文化的更新速度之快。

再者，程嘉燧的觀劇詩也反映了明末曲壇對南曲的態度。《松圓浪淘集》“吳裝”卷十六《聞歌引題畫新柳贈歌叟徐四》有小注：

南曲以單題柳為冠。廿年前遇金壇馬曲師，曾傳其槩。又嘗聞趙五、黃二輩歌。徐生在廣陵，秋夜歌此，情事感動，含嚼吐納。十一月十三，季康適至，邀集曲中，復請唱此。曩許為作圖，兼書此引。

此注反映了明末南曲新變過程中，時人厚古薄今的態度給南曲發展帶來挑戰。沈德符《顧曲雜言》稱：“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為元人筆亦未必然。即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本朝成、弘間人。又同時如康對山、王羨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場，並不染指於南。”<sup>[12]</sup>而程嘉燧正是認為《窺青眼》為北調元曲的明人之一，對明代當時的南曲不置可否。明代北調深入人心，表達了崇元傾向，也反映了明末文人早期創作南曲時，深刻打上北調烙印的歷史事實。

需要注意的是，程嘉燧的觀劇詩結合宴飲和曲樂活動所作，與當時文壇多數觀劇詩具有相同的程式和內涵，尤其是合稱嘉定四友的唐時升、婁堅、李流芳多有宴集唱和。我們可將唐時升的詩作《集公路園觀伎次孟陽韻》，

古藤曳水漾波紋，重碧殷紅黯不分。曲罷停杯邀暮雨，詩成繞筆起春雲。晚涼冉冉生紈扇，秣露盈盈裊繡裙。每歲落花無限恨，今年花落喜逢君。<sup>[5]659</sup>

與程嘉燧的《春暮水邊觀伎作》做一對比：

錢塘蘇小性靈文，一曲觥船酒百分。燕趙莫驚煙似玉，都門漫詠女如雲。燈花疑笑憎眉黛，書草縈煙妒練裙。自覺白頭難料理，江南三月正逢君。<sup>[5]521</sup>

兩首詩皆作於春末宴飲觀伎之時，所描寫的對象都涉及到在場表演的伎女，並且吟詠最後都表達邂逅之感，即知己相逢的喜悅勝過春末凋零之愁。類似宴飲觀伎詩多有異曲同工之妙，所描繪的內容、表達的情景和詩作寫法，亦有共通之處，可見程嘉燧與交遊者共同表現出晚明宴飲詩的一類風格。

程嘉燧的觀劇詩記錄晚明一類文人日常：遠離朝堂，樂於宴飲交遊，同時好曲觀劇。而程嘉燧的曲樂所為有其自身的音律才能，也有周遭環境使然。並且也是多元藝術交融的需求，其好曲的根源值得分析。

### 三、程嘉燧好曲根源之探析

程嘉燧作為布衣詩人，遠離官宦之累，閒適自娛，常與文士宴飲賦詠，加之文士宴飲常伴有歌舞戲曲，構成了程嘉燧日常生活的戲曲背景，其於《戲和徐爾從散遣歌兒二首》：“餘生須作逢場戲，莫惜當歌倚醉聽。”<sup>[5]463</sup>雖然不理生計，也無高官厚祿，但程嘉燧以自己文名交遊構築的士人文化圈，獲得娛樂之時的戲曲底色。究其好戲曲歌舞，與本身善曲有重要關係。

程嘉燧曉聲律、善度曲，《列朝詩集》丁一三《松圓詩老程嘉燧小傳》云：“諳曉音律，分割合度，老師歌叟，一曲動人，燈殘月落，必傳其點拍而後已。”<sup>[9]1b</sup>又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三《程孟陽挽詞二首次夕公韻》：“最憶酒闌歌板歇，清音無復嫋梁塵。”小注：孟陽精音律，歌者誤，輒自按拍正之。<sup>[5]658</sup>陳寅恪據《今夕行，甲戌七月，唐四兄為楊朝賦七夕行，十二夜復過餘成老亭。酒酣，乘月納涼舍南石橋上，絲竹激越，賞心忘疲，因和韻作此。》詩中“李暮賀老並同舍，彈絲吹打無昏晨……白頭當場自理曲，向月吹簫教玉人。”論“牧齋謂孟陽精於音律，其言實非虛譽。”<sup>[6]434</sup>又有唐時升曾作《程孟陽詩序》記錄了程詩合樂的景象為“抑揚開闔，紆徐煩數，有自然之節，如金石相和，絲竹迭奏，必適於節而後可以成樂……哀樂所發，長句短章，必合於法度”<sup>[13]</sup>。可見時人與其交友，深知程嘉燧善曲、律，其詩亦注重音律，而歌者不符音律，亦能按拍糾正，以此認定程嘉燧為曲家、音樂家也不為過。

與之相應，程嘉燧的詩歌創作、繪畫與戲曲活動具有“異體”相通之處，學者曾論及“程詩注重畫面構圖，遠近交替、虛實相間，又注重音樂中的強弱對比、繁簡交互，無論畫面還是音韻，層次都表現得錯落有致、頻率得當。”<sup>[14]</sup>此論點表明程詩注重音律和畫面感，在詩歌的創作中綜合體現其所好的其他文藝要素，從而打破藝術界限，綜合實現個體創作的多元內涵。筆者認為這類詩作最典型的是程嘉燧的題畫詩，其充分透視其異體共融的創作感，如：“風散桐花松月開，上方樓殿踏歌來。攜將盧管新調曲，吹向生公舊講臺。”<sup>[15]</sup>（乙亥秋九月，孟陽偶戲作，因書絕句。）這幅《月下對話圖》的題詩，以月下之景、曲樂之音展開，又引用“生公講臺”這一佛教傳法典故，拉長了畫作的時空維度，使畫面傳達出聲、色、音三者交融的藝術效果，豐富了畫作的內涵。類似還有《虎丘松月試茶圖》題畫詩云：“生公石坐白公隄，伎楫歌唱日益西。”<sup>[15]316</sup>諸如此類詩作更加立體地表露出曲樂在程嘉燧生活中的滲透力。

程嘉燧的戲曲愛好從形式內化為生活態度，其對歌女伶人的珍視宛如生活友人，如《題女郎陳八扇》“更待玉容歌一曲，為君珍重寫烏絲。”<sup>[5]45</sup>珍重與知交得以顯見。與之相應，程嘉燧好曲之至，有曲聽甚至比喝酒更吸引程嘉燧，其《十八夜將別，忽部中奏樂有善撾鼓者送留飲至夜分》有云：“小隊青絲重按拍，輕衫白塵試聽撾。”本將離別，聞曲而留飲，可見曲樂對程嘉燧的吸引力不容小覷。而程嘉燧自己也曾登臺唱曲，清代嚴熊《彝陵督府觀劇雜詠十二首》詩有：“松圓一曲典型存，尤是昆山魏耳孫。（小注：程孟陽先生善歌，自云得自昆山魏良輔）今日沈公親粉墨，郭郎鮑老盡聲吞。（小注：湖州沈雒青登場演劇。）”<sup>[16]</sup>詩以程嘉燧善昆曲為比，稱讚湖州沈雒青登場演劇之事。從嚴熊的觀劇詩中可獲悉幾個信息，即程嘉燧偶也唱曲，

並善昆曲，自詡師從魏良輔。嚴熊受學於錢謙益，與程嘉燧自然也有所識，<sup>[17]</sup>所言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可見，程嘉燧並非純粹的觀眾，偶也置身其中，並以時曲為善。程嘉燧踐行戲曲藝術的行為並非晚明時期個例，恰恰反映了戲曲融為文人社交圈的媒介，傳達晚明江南文人的戲曲人生的生活態度。

當然，程嘉燧所交遊的圈子喜好觀伎、聽曲，集中體現了晚明時期宴飲與戲曲的適應性。《重登百穀山觀泉宴遊記》記程司動等人於百穀山設宴之事，程嘉燧亦參與其中，而宴飲陳設籌備時便有“伶人抱樂”<sup>[5]319</sup>，而這種應酬環境在上文的觀劇中已然得到說明。

因此，對程嘉燧自身而言，其知音律，且好曲，又自詡擅昆曲，在其多維的藝術生活中形成融合之境。從程嘉燧的外在環境來看，頻繁的應酬交際，與好曲文士如王世貞、錢謙益等嘉定文士形成交際圈的志趣相投，是晚明宴飲的觀劇聽曲之風，為他的曲樂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當然，程嘉燧堅守布衣精神，遠離官場，這也是促成他能夠擺脫案牘勞形，得以流連觥籌交際的宴飲生活，實現文人雅趣的根源。

#### 四、結語

程嘉燧作為晚明詩壇重要的幕後人物，其與錢謙益、柳如是的糾葛又為歷來學界所關注，然而全方位多元、立體地認識程嘉燧，不可忽略程嘉燧日常頻繁的觀劇聽曲之好。程嘉燧的戲曲活動依託於友人宴飲，記錄在觀劇詩中，呈現的是晚明文人士娛樂生活中的戲曲活動剖面。程嘉燧的觀劇詩踐行其宗法唐宋的詩歌創作思想，戲曲活動與詩歌創作相結合，是多元藝術為個人文學思想服務的集中實現。程嘉燧自身擅曲律，好昆曲，在晚明酬飲之風中，與伶人相交甚深。全面、深入地認識程嘉燧日常觀劇聽曲的一面，可以讓我們更全面地認識晚明大背景下江南布衣文人的生活狀態。

#### 【參考文獻】

- [1] 何宗美.茶陵派非“派”試論——“茶陵派”命名由來及相關問題的考辨[J].文學遺產,2012(6):102.
- [2] 黃霖.歸有光與嘉定四先生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47.
- [3] 王世貞.弇州四部續稿[M].卷一二二《新安程君墓誌銘》,王錫爵、李維楨、劉鳳序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4] 婁堅.吳歛小草[M].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毀書叢刊[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34.
- [5] 程嘉燧.松圓浪淘集·程嘉燧全集[M].沈習康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6]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M].武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147.

- [7] 劉蕾.歸有光與嘉定文壇關係研究[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3:129.
- [8] 趙山林.安徽明清曲論選[M].合肥:黃山書社,1987:156-157.
- [9] 錢謙益.列朝詩集[M].丁集卷十三,康熙絳雲樓刻本:8ab.
- [10] 包海英.中國古代詠劇詩中的“交遊”現象[J].齊魯學刊,2011(2):125-129.
- [11]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92.
- [12]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9:640.
- [13] 唐時升.三易集[M].卷九,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1630)刻本:128.
- [14] 劉霞.程嘉燧的志趣和詩學對錢謙益的影響及其創作[J].中國文化研究,2021(3):133-144.
- [15]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 3[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311.
- [16] 嚴雄.嚴白雲詩集卷二十,乾隆十九年嚴有禧刻本:7b.
- [17] 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M].第 1 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264.